

爱梦难圆

AIMENG NANYUAN

○陈虹文



张爱玲 滚滚红尘结姻缘
林徽因 永恒的悲美
潘玉良 风流佳话拉开了序幕
萧红 萧萧落红半生缘



爱梦难圆

陈虹文

哈尔滨出版社

096914

期

请于下

(黑) 新登字 12 号

爱梦难圆

陈虹文 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九站街1号)

遵化市彩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 印张 180,000 字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7—80557—767—6/1·192

定价: 8.50 元

爱玲与胡兰成、赖雅的婚恋悲剧

上

- “冒险家乐园”的小女子点燃了“两炉香”
- 酩酊了了的伪汉奸宣传部政务部副部长
- 金陵残月是那般的寒冷，那般的迷濛，那般的恐怖，又是那般的勾人
- 今夜要读她的小说
- 一张小小的纸片
- 怎么觉得认识了好久似的
- 心爱是“谈”出来的吗？
- 今夜好燥呀！你明天不要再来了
- 你的脸盘饱满，像十五的月亮
- 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 滚滚红尘中结了姻缘
- 结了婚后还要不断地谈吗
- 他在武汉又结了一段乱世姻缘
- 他又与另一女子同居了
- 这是第一次争吵，也是最后一次争吵
- 苦涩的人生之旅

下篇

- 那个美国老头引起了她的注意
- 这到底是缘还是梦呢
- 这甜蜜的精神家园把文字都泡没了
- 美国老头中风了，最终离开了他心爱的太太
- 永远的孤独，永远的梦魇……

永恒的悲美

——林徽因与徐志摩等人的感情纠葛

- ☐ 林徽因，小小的精灵……
- ☐ 徐志摩，天生的情种……
- ☐ 林徐康桥初会——徐志摩婚变
- ☐ 徐志摩“笑解烦恼结”，林长民携女回国
- ☐ 徐志摩又唱“新判的艳曲”，林徽因另栖新枝
- ☐ 爱火复燃，梁启超分而治之
- ☐ 双飞西海岸的鸳鸯
- ☐ 徐志摩再度婚变，林徽因旧情难却
- ☐ 上帝安排的人儿死了，淑女病悼
- ☐ 恨不得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一千年
- ☐ 永远的纪念，但我们拿什么来纪念你呢？
- ☐ 名誉家长，郁郁李庄
- ☐ “一片阳光”下“恶劣的心绪”——是永恒的悲美吗？

金陵残月

——潘玉良与潘赞化的悲欢离合

- ☐ 他的魂被她悒郁的眸子勾住了
- ☐ “大人，救救我吧！”
- ☐ 小报新闻：小妖精迷人有术，潘监督独占花魁
- ☐ 到上海去
- ☐ 对镜画自己
- ☐ 苏州河是永恒的归宿吗
- ☐ 这裸体不是好画的
- ☐ 十八里相送
- ☐ 你一点没变
- ☐ 你的思维呀和小孩一样简单

- 人家都说美专是野鸡称霸王呀
- 我是大，她是小；我是主，她是婢，非叫她磕头不可
- 我也不想离开你，但我没办法
- 此恨绵绵无绝期

萧萧落红半生缘

——萧红和萧军的婚恋及她对鲁迅的感情经历

- 命运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 今夜涨大水
- 医生，求你救救她
- 哦，枫叶美还是诗美呢
- 我和我的爱人构筑了我们的家
- 噙着泪花向南去
- 握着她冰凉的手
- 在海上飘泊
- 海边“生产”的苦难的“孩子”
- 鲁迅先生来信了
- 青岛的梦结束了
- “分居”时她半夜哭醒了
- 原来他是这么一个可亲的小老头呀
- 这位太太，就是孩子气不改
- 阳光下那耀眼的广告牌
- 先生，我要走了
- 异国的哀音
- 命中注定要分离吗
- 爱情的墓穴
- 永远的遗憾，永远的忧郁，永远的不甘心

引 读

她们在中国现代的文坛画苑当属最传奇、最赋个性的才女了，她们的人生与情感经历和她们的才名一样充满着传奇，既浪漫又曲折，既深刻又悲凉，可说是一种凄美了——

张爱玲——三毛《滚滚红尘》电影剧本中的原型，二十二岁即以《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一大批文艺小说闻名上海滩。然而，这么一个出色的才女，却偏偏爱上了有妇之夫的伪汉奸政权宣传部政务部的副部长胡兰成，并缔结了婚姻。那么，是什么促使她作出这种选择？是爱情吗？其后，胡兰成屡屡背叛于她，直至离异，中间演绎了众多弯弯绕绕的故事，这给她心灵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她的作品中有体现吗？再后，她又爱上美国七十多岁的戏剧家赖雅并结合，是梦还是缘呢？这梦有头吗？

林徽因——“新月诗派”的主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十六岁在康桥遇上徐志摩，眷恋深深，并导致徐志摩的第一次离异，可是，她却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为什么？然而，她与徐志摩情未了，意亦未了，《那一晚》等大量诗可作为明证，直至徐志摩飞机失事而死，她仍捡了一块飞机残骸挂在大厅里，陪伴终生，这是怎样的一种情？

潘玉良——电影《画魂》的女主人公。出身风尘，为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所解救，并为其妾。之后，她踏入画坛，入美专，出洋留学，终为一代名师。然而，即为名师，却不能为世俗和封建伦理所容，既遭小人漫骂攻击，画展又遭毁坏，在家庭还要给大太太磕头……她被迫离开了心爱的丈夫，再次远渡重洋，且一去便没能回头，这中间的悲凉有几多！

萧红——左翼作家中著名的女才子，在凄风惨雨中遇上了萧军，

产生了炽热的爱情。之后两人风雨同舟，度过了种种苦难岁月，并相扶相倚走上文学道路。可是，在鲁迅先生帮助下红透了半边天的二萧却在成名后不久即同床异梦，两人终至不欢而散。之后，萧红远走异域，惊闻鲁迅先生噩耗，后又嫁端木蕻良，最终郁郁不欢，在孤寂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早早地划上了生命的句号。然而，这生命和爱情又是何等的凄恹和悲美呢？真是绝唱了！

她们的情是一种境界！一种诗美！有如晓风残月，又如雾中花露，叫人惊叹不止！

倾城倾国

——张爱玲与胡兰成、赖雅的婚恋悲剧

到处都是佳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世罢！

——张爱玲 《倾城之恋》

上 篇

闯进“冒险家乐园”的小女子 点燃了“两炉香”……

1942年春天，经过战乱也没有褪掉灯红酒绿的香港城倒映在五彩斑斓的海面。一艘商船满载着几乎都是滞留在香港的非本港人员，就要出发了。这些人员中有不少知名人士，如梅兰芳、颜惠庆、陈友仁等。他们的脸上大多是沧桑与迷惘。他们的谈吐，是欲言又止，欲抒还塞。

倒是有两个年方二十的女子，一直趴在轮船的甲板栏杆上，遥望着远方的上海，更惹人注目。是的，她们虽也是身经战乱，心中自有谈不完的离乱之情；但是，她们不说这个。她们还年轻，她们又压根不是那种爱崇拜名人的浪漫女学生。她们在做着一个美丽的梦幻；但她们又仅仅是生活很实际的人。她们说的全是上海的吃，上海的穿，上海的街道，上海的人情世故。在她们面前，上海，多么大呀，繁华又刺激，活活一座皇宫宝殿。她们想要一步跨上去，做这座宫殿的主人。

三年前离开上海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就在心里对上海说过：“我

一定要好好享用你！”这一位还对另一位讲：“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此时，迎着台湾海峡吹来的略带咸腥的海风，望着海的尽头，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洒遍她的全身：她要马上拥抱这个“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也许这东方乐园就是她大显身手的地方！这感觉是朦朦胧胧的，却又是真真切切的。

转眼间，回到上海一年的时光飞逝而去。这又是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

春天有时并不美丽。春天有时比冬天还要萧条。1943年上海的春天就是这样一种样子，阴冷得使人无藏身之地。然而，她，穿过这晴天白日却行人少稀的街面时，虽然是急急匆匆，却不感阴冷。阳光轻轻地打在她的发上、肩上，显示着她的沉稳与坚定。

在一栋虽然陈旧却又别致的楼房前面，她停下了脚步，把右手拿着的一封没有封口的信和一个用报纸包扎得很齐整的包裹交给了左手，她摁响了门铃。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小姐。小姐立即上楼，通报主人。

这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年近半百的周瘦鹃先生。周先生正半躺在躺椅上，望着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飘起的青烟，烟缕中，他在冥想：如何重振旧业，复刊《紫罗兰》？作为一个爱国文人，他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常常感到爱国之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手中的那支笔，他身上的那副铮铮铁骨，还是硬朗的。

听到女儿通报，周先生非常吃惊。平生，他所忙之事有二，一是写书，二是编书；既是出版者，又是著作人。素来，他懒于与外界接触周旋，年近半百，他更是搁笔之余，只抚花浇草。今天，哪里来得一位年轻人？且是位小姐？

周先生不由得正襟危坐，请小姐进来。

但见来者着一袭鹅黄缎半臂旗袍，高挑又略显瘦削的身材更显得袅袅亭亭。她梳的是四十年代上海最流行的爱司头，浑圆的脸庞在

短短的黑发下衬托得愈显饱满。

她看着周先生，周先生看着她，一时两人竟不知道说什么好。说时髦？又沉静；说年轻？又成熟！周先生还是让坐。

她向周先生很礼貌地鞠了一躬，便将手中的信封和包裹递上。略略环视这间书房，古色古香，一尘不染。一色的红木桌椅，一擦一擦的线装书籍。

周先生接过信封和包裹，从信封中抽出一封信，原来是园共好友黄岳渊写来的。来的这位小姐，不是别人，正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不愧为名门闺秀，少言，却又丝毫不显羞涩与不安。

本来，周瘦鹃受熟人委托介绍出版小说书稿已是常事，且能寻到他作介绍人或引荐的都略有才华，屡见不鲜。然眼前这位不知说什么好的女子还是令他诧异。倒不是因为她的家世渊源，而是因她本人不卑不亢而又年少青春的态度。周瘦老顺口问道：

“家中可好？”

“是的。不过我已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只跟姑姑住在一起。”

“在家一直写小说？”

“去年冬天从香港回来，这一年都在家中自我见习。”

“西文可好？”

“这一年我几乎是以写西文谋生。不过，我还有我母亲都常看先生您和张恨水的小说，母亲还托我向您转达她对您的敬意。”

周瘦老微笑不语。简短的答话中，他已知道张爱玲不乏礼节，却也有的一种视天下事为寻常事的大家风度。未看书稿，张爱玲已给周先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张爱玲很快便告辞了。

爱玲走后，周瘦老命下人沏一壶香茗，仍旧躺在椅上，打开那个整齐的报纸包裹，独意悦目的标题：《沉香屑——第一炉香》映入先生眼帘。先生再翻下一擦，又一道标题：《沉香屑——第二炉香》映入眼帘。先生看着誊写得工工整整清清爽爽的书稿，书桌上正燃着友人从

印度给他带来的略有麝香味的紫香。香味扑鼻而来，整个书屋仿佛弥漫在一片淡紫清香的轻纱之中，他不由得站了起来，带着书稿，坐上了书桌。

看着看着，先生一巴掌拍在书案上，震落了紫香余烬。“张爱玲，哪里是一位年方二十的名门小姐，根本就是大家手笔。”先生在书屋来回走动起来，口中自言自语道：“国学功底深厚，《红楼梦》的影响历历在目；而这些普通人的日常心，恐怕还受毛姆的牵连。”

一个人独自兴奋的时候，没有人对话很难受；然而一个人独自兴奋了，便可以淋漓尽致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周先生为他发现了这样一位天才奇女而高兴。

一个星期后，张爱玲又来到了这栋既陈旧又别致的楼前。这一次，周先生自是殷勤招待另眼相看。

“你很喜欢毛姆的作品吧？”

“是的。”

“《红楼梦》读得很熟？”

《红楼梦》？张爱玲想了想，第一次读《红楼梦》时，她才刚刚上中学。经先生这么一问，往昔的光景一下浮现了上来。

那时，父母已经离婚，她放学回到父亲房子时情绪愈来愈糟，唯有一头埋进父亲的书房，让这些古文旧书，占据她那说不清被什么东西占去了的头脑。她最爱读的就是《红楼梦》，不过以前她读过几遍，都不如现在读来更有意味。

家藏的《红楼梦》是石印本，她早早地就觉得八十回以后，有狗尾续貂的异味。她捧着《红楼梦》，就像捧着心爱的宠物。她从小就不喜爱动物，也不喜爱与同龄人为伍，除了年长的大人以外，她最好的朋友就是白纸上的黑字。

她还记得那两句被学堂里的先生圈点得密密麻麻的诗句：“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这是她读《红楼梦》时，写下的三首七律之一的“夏雨”中的两句。受到先生的鼓励，她更加刻意在作文上一显身手。晚饭后，同学们散步去了，她竟用这时间做起了章回小说《摩

登红楼梦》。《摩登红楼梦》写了满满上下两册。父亲看过，大喜过望，一反平常肃穆的家长作风，快乐得像是爱女的同学。父亲替她拟了回目，共分六回。

“黑压压上上下下挤满了一屋子人，连赵姨娘周姨娘也从小公馆里赶了来了。赵姨娘还拉着袖子和凤姐笑着嚷：‘二奶奶大喜呀’……凤姐满脸是笑，一把拉着宝玉道：‘宝兄弟，去向你琏二哥道个喜吧！老爷栽培他，给了他一个铁道局长干了！……’”这是她写贾琏得了官的一场。她写秦钟和智能儿，让他们自由恋爱，私奔到了杭州，后来因经济拮据，又气又伤心。她还写到贾母带宝玉及众姐妹来到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淇淋。

“一场红楼梦，十出西洋镜”。引文运词酷似曹氏，内容、情节却又荒诞又逼真。总之，她是调度了她在四十年代所能消化了的全部中西文化，古今文粹，充分显示了她的聪敏、幽默、成熟、智慧的非凡才华。而这一年，她仅十四岁。

当然，她没有详细对周瘦老回述这些。她只是表示同意周瘦老的看法。直到周瘦老表示要在《紫罗兰》创刊号上刊登《沉香屑》，她仍然没有谦谦之词，沾沾自喜，而只是微微一笑，向周瘦老很礼貌地表示谢意。

《沉香屑》这“两炉香”于1943年5月、6月分别刊登在《紫罗兰》杂志上。张爱玲是一发而不可收。《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琉璃瓦》、《封锁》等小说、散文，像雪片，像柳絮，漫天盖地地向上海文坛铺盖。《紫罗兰》、《万象》、《天地》、《杂志》等等上海刊物，纷纷刊登张爱玲的作品。一时间，张爱玲成了上海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她仿佛是一夜之间，登上上海文学金字塔的。她没有过程。

当时滞留上海，想以个人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之大劫的郑振铎，看到张爱玲的作品后，致信《万象》主编柯灵，请他示意张爱玲，要节才省气，千万不可滥发。柯灵也有意想保护这株文坛奇葩。但恐与张爱玲来往不十分深密，不好说话。正好这时，张爱玲来访柯灵，想请柯灵帮助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张爱玲虽年仅二十

二岁，却不显沾沾自喜，也不愿“节制”；她心中自有沉静的主张：趁热打铁。

1944年8月，《传奇》出版后四天，即销售一空。再版时，张爱玲在序言中写道：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一石投湖，奇葩异放，观风景的人，当然不只一个两个，也不是一类两类。张爱玲“趁热打铁”，为文是极其老到成熟；为人呢？当然是另一部“传奇”。

被“香”醺醉了的汉奸伪宣传部政务部副部长

月光比阳光更能体谅人的心情。夏日的月光愈是清亮，愈是给人清凉；冬日的月光愈是洁白，愈是给人披上一身温暖。

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政务部里的灯光正和这样温暖的冬夜之月交相辉映。月光、灯光之下，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手捧一本新近出版的《天地》月刊，仔细地翻阅着。他的名字叫胡兰成，是这里政务部的副部长。

胡兰成，又名张嘉仪，浙江嵊县人。是年37岁。虽然他的父亲是个茶栈鉴别茶叶的伙计，母亲更是大字一个不识；但他自幼天性乖巧却埋有反骨，兄弟姊妹多，极端无我的家庭环境反而造就了极端自我的个性。年少时，从中学考取杭州邮政局邮务生，三个月后却因反对局长而被开除。一方面，他对男女之事，颇为多情。20岁时，他已是已婚男人，在杭州一位同学家客居，却又对同学之妹起了坏心。同学被迫婉言迫使其离开友家。另一方面，由于长年漂泊红尘，乱世度生，对

人情冷暖渐渐冷漠酷绝。北伐战争时，他一度回到家乡，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读书，两年后又转到萧山湘湖师范教书。此时，发妻玉凤病歿，他到处呼号借款，却无一门道。最后向干妈借得60元钱，还是强迫借来的。眼见干妈如此有钱，却对人亡葬体之事无动于衷，胡兰成深受刺激。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经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与天地不仁。”

此后，胡兰成只身流迁，独自漂荡，去广西，走百色，下柳州，一共做了五年教员。他悟出要在人生的海洋中操一帆之舵，是必得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这地位之得来，在中国，唯有从政便利。

他一开始涉足政界，就有强烈的亲日卖国倾向。1936年，“两广事件”发生之时，他就在《柳州日报》激言鼓吹：“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潮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其居心险诈，显而易见，自然令人注意。两广事件后，他被军法审判，受监禁三十三天。

但此时的胡兰成已是红尘滚滚中人，对自己私抱的意愿十分笃定。他的从政又主要是以文养政，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政论文章。1937年3月，他到上海出任《中华日报》主笔。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他又被调香港《南华日报》任总主笔。一边以流沙的笔名从事政论，一边供职于“蔚蓝色书店”，得些薪水。从此，他这个自认为无根的文人，自学成材而又没有真实厚强靠山的政徒，开始与林柏生、梅思平等接触密切。1939年，汪精卫派亲信陈春圃慰问他时，交给他一纸字条：“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致意。”并给胡兰成加了薪水。胡兰成感到“一朵春云从天降”，从此便下水跟定汪精卫伪政府。一开始，他只做了“公馆派”一个普通的政权干部，由于他的发奋与投机，继任伪宣传部政务副部长，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胡兰成虽是职业出身文人，却并无系统坚实的理论修养，而观点多由感情生发，难不偏激，所以他的政治倾向一开始便是无根底的亲日派。但胡兰成的机敏聪慧，擅于

着眼别人不着眼之处，又曾长期从事文字和教育工作，文墨始终不弃，这就弥补了他先天正规系统教育的缺乏。他是很有些文学功底的。

胡兰成生自江南柳地，瘦长白皙，多事从文，很有儒雅风貌。他和一般政人之大区别在于他雅，他与一般文人之大区别在于他机，他有一般文人、政人所没有的大特点，是他知人，尤其知女人。他揣摸女性心理，因人而异，在风月场中，犹如鱼儿得水。加之他平身而起的伪政府要员之位，他与上海滩上许多名媛贵妇皆有一手，人称为“名士派”。

此时，他虽主要在南京做事，在上海美丽园也有家。沦陷区的上海，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凌虐得不中不西，非土非洋。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与汪精卫政府采取紧防政策，严禁一切不利于他们的文化出现；另一方面，只要有利于维持上海病态繁华的，他们又采取了极宽松的态度。尽管当时纸张短缺，印刷粗糙，但仍旧有新的报刊不断问世。上海人的文化爱好，也基于此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亲古，看京戏，抽大烟，逛窑子；一派就洋，喝咖啡，进舞厅，办沙龙。当然，两派兼而有之的亦大有人在，比如去上海最大的舞厅百乐门舞厅跳完华尔兹后，回屋便读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不乏其人。

胡兰成大约就是既亲古又就洋的人，总之他是怎么舒服怎么充实就怎么来。此时他手中捧读的《天地》月刊就是刚刚创刊伊始。也说不上为什么，《天地》上各路文章皆有，八方名士都在，而他独独看中了这个新上来的名字张爱玲。这个月夜，他读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爱不释手。

《天地》主编苏青是以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而名藻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因离了婚而笔下的大胆坦率，颇令人注意。胡兰成与苏青是文友。他想到苏青，便立即提笔从南京致信苏青，说读了《封锁》，非常喜欢，想知道张爱玲是什么人，并向苏青要了张爱玲的地址。

张爱玲，名字并不熟悉，也不如苏青、潘柳黛那般好听，可是文章怎么就那么脱俗老成。胡兰成在这冬月下低首踱步来回，决定找到张

爱玲所有问世作品，一睹为快。

金陵残月是那般的寒冷，那般的迷朦， 那般的恐怖，又是那般的勾人

《紫罗兰》、《万象》、《天地》、《杂志》等，纷纷从友人或下属那里来到了胡兰成的手中。胡兰成办事，不办则已，办则要有个究竟。

又是一个冬日的金陵月夜，胡兰成独自一人，临窗而坐。案头全是打开的杂志的目录。张爱玲。张爱玲。张爱玲。象星星繁密天空。《沉香屑——第一炉香》，好美丽好凄婉好素洁的题目，小说未看，胡兰成已是感到一股沉香袭入骨髓。就从《沉香屑》看起吧。

也许是窗棂外的月亮一直在悄悄地陪伴着胡兰成的缘故，当他读到《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第一次月亮出现的时候，他便被这月的迷朦而又恐怖抓住了。对于他来说，他不以为月有这么复杂，如同半神半妖的使者，专门蛊惑纯情少女之心，一意挑唆不良阔少之情。他原只觉着月的光明，只以月的光明陶醉，他没有感到过对于小说中的薇龙，月亮原是那樣的，也无怪他是男性。

纯情薇龙从姑妈家里走出的时候：

南方的日落是快的，黄昏只是一刹那，这边太阳还没有下去，那边，在山路的尽头，烟树迷离，青溶溶地，早有一撇月影儿。薇龙向东走，越走，那月亮越白，越晶亮，仿佛是一头肥胸脯的白凤凰，栖在路的转弯处，在树桠叉里做了窝。越走越觉得月亮就在前头树深处，走到了，月亮便没有了。

胡兰成明白，张爱玲是要说薇龙头上的月亮没有了，生活中的亮光更熄灭了，她一步步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这月的光，是被邪淫的乔琪偷走了，当然乔琪给了薇龙另一种“月光”，既可怖，又迷朦，又温良。胡兰成不禁觉得，这乔琪的“月”，他也曾送过别人。是的，是这样的：